



河流与高墙：贝伦“人民峰会”如何重新定义气候正义

作者：陈婕，为ROOTS撰稿
2025/12/10

2025年11月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齐聚巴西帕拉州贝伦市，迎接他们的是亚马孙特有的湿热气候。这是一场被称为“COP真相”的会议。三十年来，气候谈判首次在地球的生物核心地区举行。

卢拉总统领导下的巴西政府努力将这次会议塑造成一场“全球集会”(Global Mutirão)。在图皮—瓜拉尼语中，Mutirão这个词指的是一种集体行动：社区成员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、协力工作。这一概念是为了呼吁全球社会共同努力，真正弥合《巴黎协定》中的承诺与热带雨林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。

集体行动走进现实政治与市场

在官方的“蓝区”(即联合国设立的正式与外交谈判区域)内，东道主巴西国家仍取得了一些务实成果。在石油生产国阻挠就逐步终止化石燃料制定强有力规则、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，巴西及



其盟友推出了一份“自愿路线图”。这一路线图并不具有强制国际约束力，而是由部分国家主动提出的一套行动框架，旨在在全球共识不足的情况下，维持能源转型继续向前推进。会议还启动了“热带森林永久基金机制”(Tropical Forests Forever Facility, TFFF)，这一机制是一项大胆的尝试，旨在为仍然存续的森林建立长期、稳定的资金支持。此外，COP30 还通过了《公正转型工作计划》，明确将就业、产业升级和社会稳定纳入气候治理议程，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尊重所有人的权利。



闭幕全体会议，来源 UN Climate Change/Kiara Worth

但在会场之外、街头闷热难耐的空气中，人们对这场峰会的评价却截然不同。当会场内的专家们为谈判没有陷入停滞而庆祝时，民间社会却指出：对于正逼近临界点的热带雨林而言，这种“自愿性”的措施远远不够。

峰会本身的空间布局，直观地放大了这种分裂。在会场内部，由大型企业化农业集团赞助的“农业专区 (Agrizone)”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，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——那些推动森林砍伐的行业，正被视为合作伙伴而受到欢迎 [1]。与此同时，三千多名原住民代表历经数日、乘船跋涉才抵达贝伦，却发现最终只有 14% 的人被允许进入真正的决策空间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是一种“表演式包容”：他们被请进了大厅，却被排除在真正决定土地未来的讨论之外[2]。

另一种选择：走进“人民峰会”(Cúpula dos Povos)



如果说官方“蓝区”是一个由安检与封闭谈判构成的空间，那么“人民峰会”(Cúpula dos Povos)则以鼓声和集体行动占据街头。这场平行举行的民间峰会以帕拉联邦大学(UFPA)为核心，不断向街道与河道延伸。它更像是一座“抵抗的村庄”，由 1100 多个组织共同发起，涵盖巴西原住民人民联合组织(Articul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Brazil, APIB)、国际农民运动组织“农民之路”(La Via Campesina)等多个联合会。这些组织为在正式谈判中被排除在外的声音，创造了一个自主的表达空间。他们的口号很简单，却直指核心：“Nós somos a resposta”——“我们本身，就是答案”[3]。



贝伦街头的游行队伍，高举写着“我们就是答案”的横幅。来源:APIB

如果说官方峰会关注的是“减缓”，也就是如何减少破坏，那么民间峰会关注的则是“社会—生物经济”(socio-bioeconomy)。这一概念由原住民组织以及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(MST)等农业社会运动提出，直接挑战了由大型企业主导的“生物经济”模式。对他们而言，生物经济并不等同于制药专利，或是为了出口而大规模生产巴西莓(açaí)。实际上，它关乎一种被称为“美好生活”的理念，一种基于祖辈传承，由社区主导土地使用与管理的经济方式。

这里的核心主张在于：真正的生物经济前提是，人和土地的权利得到清楚、正式的确认为。这意味着通过法律明确承认土地属于世代居住于此的社区，从而保护他们免受采矿公司或碳交易中介的干预。

这些社会运动将这一愿景具体写入了《贝伦人民宣言》(Belém Declaration of the Peoples)。这份文件诞生于帕拉联邦大学(UFPA)连续数日的集体讨论和公开大会，并于 11 月 16 日正式提交给 COP30 主席安德烈·科雷亚·杜·拉戈(André Corrêa do Lago)。宣言明确反对“绿色资本主



义”以及将自然金融化的做法，指出碳信用等市场机制并非真正的解决方案，反而会进一步挤压社区的生存空间。作为替代方案，宣言呼吁将“人民的土地改革”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路径，认为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小农，才是减缓气候危机最有效的办法 [4]。



民间峰会 (People's Summit) 现场。来源: MST / Larissa Lopes

更重要的是，这场民间峰会将亚马逊本地的斗争，与全球地缘政治议题连接在了一起。《贝伦人民宣言》指出，气候危机并非孤立问题，而是与一套推动资源掠夺并引发冲突的全球体系密切相关。基于这一认识，宣言将保护亚马逊的斗争，与对巴勒斯坦的声援以及刚果地区围绕资源展开的冲突联系在一起。正如一位来自民间峰会的领导者所说：“我们只是站在不同的地方，但仍然身处同一个村庄.....答案就在我们自己之中。”[5]

金融化的陷阱: 当自然被变成一门生意

如果说民间峰会立足于土地现实，那么“蓝区”里的谈判则沉浸在金融逻辑之中。巴西政府在本届会议上的核心倡议，是“热带森林永久基金机制”(Tropical Forests Forever Facility, TFFF)。这一基金被包装成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工具，计划筹集 250 亿美元，其基本思路，是为亚马逊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支付一笔长期、持续的回报。在官方层面，这被视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，可以在外国政府长期未能兑现资金承诺的情况下，通过金融机制为森林保护争取稳定资金。



然而，在会场之外的社会运动看来，这一机制恰恰代表了“自然的金融化”，也就是把生态系统变成可以像股票一样交易的金融产品。由全球森林联盟 (Global Forest Coalition) 牵头，200 多个组织发起了一场反对行动，将这一基金称为“虚假的森林基金”(Fake Forest Fund) [6]。

他们的批评逻辑很直接：一旦森林保护被绑定到全球金融市场，TFFF 就等于把雨林的命运押在华尔街的波动之上。市场一旦下行，资金随之中断，而这反而可能在资金最为紧张的时期，诱发新一轮森林砍伐。

来自“加维昂·雷亚尔村”(Gavião Real Village) 的原住民领袖乔纳斯·穆拉 (Jonas Mura) 最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矛盾。他的一段发言迅速在峰会中被反复引用：“政府谈论的是拯救森林，但他们真正做的.....是在给我们的生命定价。森林不是商品。”[6]

随着《第六条款》(碳市场) 最终规则的出台，对“制度漏洞”的质疑进一步加深。该条款允许国家之间交易排放额度。包括 Carbon Market Watch 在内的多个民间组织，直指这一结果是一场“虚假解决方案的狂欢”。他们的愤怒，集中在两项具体机制上，这也正是“绿色殖民主义”这一指控的由来。

首先，是所谓的“僵尸碳信用”。新规则允许各国继续使用《京都议定书》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碳信用，来抵扣当前的减排目标。但这些信用往往只是来自早年成效存疑的项目，如今已不具备真实的环境价值。这就好比用一张早已过期的优惠券去抵偿眼下的债务：在账面上完成了减排，却在现实中继续燃烧化石燃料，让污染者得以蒙混过关。

第二，是对主权的威胁。环保组织指出，碳市场正在激励一种新的“圈地”形式。为了出售所谓的“抵消额度”，一片土地必须保证其碳储量在未来数十年内不被破坏。这往往催生出一些合同安排，逐步剥夺当地社区的权利，将土地控制权交到外国中介机构或非政府组织手中。这些机构以保护其“资产”为名，对土地进行管控，最终把原住民领土变成替北方国家消化污染的“排放垃圾场”。

化石燃料的困境：债务与发展的陷阱

COP30 最显眼、也最尖锐的矛盾之一，正是化石燃料的地位。尽管会议在亚马逊地区举行，但各方始终未能就对石油、天然气和煤炭实行具有约束力的逐步退出达成承诺，谈判因此陷入停滞。

然而，如果将这一僵局完全归咎于“石油国家”，反而掩盖了更深层的经济困境。对于巴西、玻利维亚等国家而言，化石燃料仍然是支撑经济的重要来源。与此同时，全球北方的富裕国家一边扩大大国的石油生产，一边却要求南方国家将资源“留在地下”。在民间峰会上流传的一份由石油变革国际组织 (Oil Change International) 发布的报告指出：到 2050 年之前，美国、挪威和英国，将对全球绝大多数计划中的油气扩张项目负责 [7]。

这种双重标准，为巴西提出“发展权”的主张提供了现实依据。巴西方面认为，石油收入是为绿色转型提供资金所必需的资本，这形成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策略，被形容为“一种以化石燃料收益反哺能源转型的做法”。但这一选择并非自由决定，而是债务压力下的现实结果。沉重的债务负担，迫使国家扩大原材料出口(如石油和天然气)。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继续开采化石燃料，并非



出于自愿，而是为了获取偿还外债所需的外汇，用以应对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(IMF)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高额债务。正如 债务正义组织 (Debt Justice) 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：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被债权人所挟持时，就无法实现化石燃料的退出 [8]。

《贝伦人民宣言》因此呼吁全球北方国家偿还其“生态债务”(Ecological Debt)，为各国在不加剧贫困的前提下实现转型，提供真正的财政空间 [4]。正如峰会的一句口号所说：“转型的代价不应该由我们来承担”。

结语：贝伦的两场峰会

当湿热的空气逐渐散去，官方谈判最终并未取得突破，唯一的结果只是保住了《巴黎协定》，让其没有在这场会议中破裂。



民间峰会在活动期间妥善管理了 10 吨废弃物，并因此获得“零废弃奖”。来源：Breno Thomé Ortega

这场会议最重要的影响，在于集体行动这一概念被如何理解和实践。对国家而言，集体行动意味着通过企业和金融市场来填补政府财政缺口；但在民间峰会的 7 万名参与者眼中，它应该是一种来自基层的集体行动。它象征着多种斗争的交织，亚马逊原住民的抵抗，与泛非团结精神、小农农业实践相互呼应。帐篷虽已收起，但人民的集体行动并未止步，而是回到各自的土地与社区，继续推进尚未落实的正义。



参考文献

[1] 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(MST),《在 COP30 的 Agrizone 中,危机的制造者将成为主角》,MST, (2025 年 11 月 6 日)。链接:

<https://mst.org.br/2025/11/06/na-agrizona-da-cop-30-os-protagonistas-serao-os-culpados-pela-crise-ambiental/>^[OBJ]

[2] Jullie Pereira,《尽管参与人数创下纪录,预计仅有 14% 的巴西原住民能够进入 COP30 的决策空间》,Earth.org, (2025 年 11 月 12 日)。链接:

<https://earth.org/despite-record-turnout-only-14-of-indigenous-brazilians-are-expected-to-access-decision-making-spaces-at-cop30/>^[OBJ]

[3] Mariana Castro,《通过游行与讨论,人民峰会开始反击 COP30 的“虚假解决方案”》,Brasil de Fato, (2025 年 11 月 12 日)。链接:

<https://www.brasildefato.com.br/2025/11/12/with-marches-and-debates-peoples-summit-begins-to-counter-cop30s-false-solutions/>^[OBJ]

[4] 人民峰会(Cúpula dos Povos),《迈向 COP30 的人民峰会宣言》(2025 年)。

[5] 人民峰会(Cúpula dos Povos),《托举天空的信件:人民领袖提出来自人民峰会的解决方案,并要求在 COP30 中实现有效参与》,Cúpula dos Povos, (2025 年)。链接:

<https://cupuladospovoscop30.org/en/the-letter-that-holds-up-the-sky-popular-leaders-present-solutions-from-the-peoples-summit-and-demand-effective-participation-in-cop30/>^[OBJ]

[6] David Williams,《引文汇编:热带森林永久基金机制,还是“虚假的森林基金”?》,全球气候正义行动网络(Global Campaign to Demand Climate Justice), (2025 年 11 月 6 日)。链接:

<https://demandclimatejustice.org/2025/11/06/the-fake-forest-fund/>^[OBJ]

[7] 石油变革国际组织(Oil Change International),《自《巴黎协定》以来持续“火上浇油”的全球北方国家》(2025 年)。链接:<https://oilchange.org/publications/paris-agreement-planet-wreckers/>^[OBJ]

[8] 债务正义组织(Debt Justice),《债务—化石燃料陷阱:为何债务成为退出化石燃料的障碍,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应对》(2023 年)。链接:

<https://debtjustice.org.uk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8/Debt-fossil-fuel-trap-report-2023.pdf>^[OBJ]